

明季北畧

卷十七 卷十八



10478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辯袁愷誣劾昌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土會上憂用匱乏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措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曰危因皇子病眾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日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卯則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為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啟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畧袁崇煥庶吉士鄭鄞總督楊



國觀與周延儒。繼可謂英斷矣。

國觀爲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搜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而遽加十倍。毋乃過乎。况悉鬻所有。亦可已矣。猶爾追比。能無寡恩之議耶。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二

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悲泣。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爲高耶。是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諭朝臣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諭徵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實臣負君耳。

幸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徧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司成南居仁。三臣論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卽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宏聖教。是歲九月。卽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尙則云。朝廷多故。未能一時定議。故未卽奉行。尙則宜聖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三

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甯習奠事。

九月改東廡。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適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母敢入直舍。十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卒習儀稱總督。嚴以將相之職授璫矣。雖欲禁勅。廷臣勿連。豈可得乎。

黃道周遣戍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道戍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瘡成。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四

所疑者。黨耳。黨者是。諸臣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豈臆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涸。洵而會。莫必其命。黃景昉拉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陞。太息曰。死矣。遲秋爲辛。聞之失色。總閣承韓城毒。蹶之後。餘威尙震。武陵方以督輔出。柄得宣督。遂入爲中樞。同憾。

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費縣并研誼漠如滑縣且下石
矣會周延儒新召至衆喁喁想望風衆道周前此禮
職屬延儒爲政頗內媿至是諸名流力懲愚之媿爲
開釋得免死改永遠戍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
本流傳爲寶所著易象正書直于血肉淋漓指節垂
斷之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象正天心出月窟自二
三高足外鮮能傳其學者童子繁露邵子皇極方之
禩矣沈酣易象晚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縲絏
旣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書定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五

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戍楚辰州取道杭之大滙山與
諸生極論宋陸同異過九江病瘵更乳易象正刪定
之日後世誰復定此者聞猶省身世中夜酸婁自己
已出得甌革丙子出得纍繫九死一生以望六之生
荷戈赴伍命也如何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
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
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充昌于城上紹禹

馳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
陣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人福王及世子懼，
縋城走。士民破殺者數十萬。賊焚福王府，執副使王
充。冒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用見殺，自成發藩邸
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千萬，賑飢民。丁酉，自成跡
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冒王
曰名義，甚重。母自辱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玉甯死，
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觔。
賊置酒大會，以王爲菹，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六

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卽宏光。諭城得免，奔子
懷慶，又破永甯，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總兵王紹
禹磔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彥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
大義，日月爭光，葬祭宜厚。從之。吏科章正宸奏闖賊
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
來，蓋嗣昌方奏拒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
呂維祺字介篤，號豫石，河南府新安縣人。主時有夢
月入懷之祥。萬歷壬子癸丑，聯舉鄉會，初授兗州司
李。遭妖變起，兗城坐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己未，以

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啟甲子告歸究心伊維性命之學與馮從吾善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逆攝建祠勒令鄉紳助江維冠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深啗之因贖御史詆維祺講學將中以危法適高廟崩中侵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尙寶卿改太常正卿陞南京兵部尙書常極言鈔法之妙可以足國終不見用論者惜之己亥賊自汝甯來走鳳陽犯阜安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陷潁川維祺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交南京大震廷議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七

多咎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雒陽被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蔭一子入監宏光朝諡忠節南京鑄錢舊有夾鑄之弊每爐加私銅數十觔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速鑄則利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自成搜掘富室窖藏席卷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

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

錢祚徵罵賊

附唐啟泰

錢祚徵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爲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萬人依山爲巢。祚徵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賊將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各抵其巢。賊方縱飲不爲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其魁曾加勤等遂降。汝人小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櫓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啟泰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啟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振人。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昇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

暮望之如荼。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
述。

牛宋隆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何有罪當戍
邊。李巖薦其有計畧。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
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啟丁卯舉人。與廩自年。故薦
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爲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
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
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九

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
中呼爲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道法。及圖
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
自成。賊之羽翼益衆矣。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
成合。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益熾。

傅宗龍罵賊

五月。赦兵部尙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

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賊情保定。兵背邈。文岳夜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驢馬餉軍。馬驢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啖之。十八辛卯。夜潛勒兵潰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賊所給。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斫其耳鼻。死城下。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項城縣屬開封。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十

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守集。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復陷泌陽。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家不能早用耳。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勒諸僞詞。號召群盜。勾引見民。遂爲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操營。予思古之僞號多矣。未有以闖名者。稱之自高。迎祥始。或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定天下意。然止可爲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蓋僞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旣橫。且久矣。而世終不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闖王爲自成。而不知始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爲闖王。而不知始于卯辰之際也。故特著之。使世知闖之所自。與號闖之非無說也。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十一

李自成兵逾百萬

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衆逾百萬。

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當特廷臣。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勢天下之事勢而已矣當
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會之
強弱固有定乎。

左良玉屠臨穎

十月左良玉兵至臨穎。臨穎爲賊守。良玉攻破屠之。
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郟城。自
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賊陷襄。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巡撫汪喬年守將李萬慶死。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十一

之喬年號歲星。遂安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
僉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蛇。卽
斬以徇。誓師進兵。將援郟城。抵陝縣時。襄城新破。喬
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
自成聞之。解郟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
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
未死。被執。見殺。三萬餘衆。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諸生
遂剗刑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
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弱天也。累功至副

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
主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龍都在劉骨糞豬可謂二快

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陷秦兵數萬。乘勝圍南陽。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虎奮勇出戰。殲賊數千。既城破。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口稱負恩。被賊殺。死。唐王遇害。知府邱懋素罵賊不屈。閤室見殺。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

明季北畧

卷之一

三

李軍救河南。閩南陽陷。仍擁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樵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于河。及明年十月。元斌誅。以其縱軍焚劫也。

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啟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闖曹分兵東南。一敗官軍于東陽。復回豫。鄆城一戰。賊眾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自成陷河南州縣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涪州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
劉振之力繼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徽王遇害
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鄧
州知州劉振之死焉

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爲名
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
士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受教諭陞鄆陵知縣
因言東陽土風曰惡不久將變起甫去而難作人服
其先見治鄆陵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邑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古

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歛貲
以犒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
之正色叱之城陷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
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
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振
之生平畱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自己未歲書
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啟其封則
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

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

多係戀觀劉公藏奇格言真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矣無慾則剛。豈其然乎。

段增輝字含素商邱人以賢良辟召不就。幸已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梃擊死。

賊至睢州。鄉宦通政使李夢宸號元駒崇禎戊辰進士。自經死。賊皆赴宅羅拜。感歎爲有德仁人。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五

監軍兵部主事余簡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沛。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侄敦華同死。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羅汝才渡違河而東往新開驛。毀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拒歸路。以待賊揚嗣昌不聽。激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頭人龍頭兵廣元不進。十二日乙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

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全覆如虎突戰潰圍而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閬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倣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是一是二。

張獻忠陷襄陽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六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會素縱魚色見獻忠妾悅之故疎其防。及辛巳獻忠漢才走當陽。鄧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密知楊嗣昌檄至邀于路。取檄簡二十騎偽爲公差。二月初五日巳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啟關。賊既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鰲者繼生富而各縣令婪其財使人許其不法獨鰲憤甚。

獄。殺賊獻之。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賊爽。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卽首。置印于案。自經。推官姜曰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下。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七

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私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鄖。厝家。目貨畜于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日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

妻孥心腹俱在獄中。獻豈湏與忘之耶。况宜城爲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妾陳防。張克

儉夜半啟戶抑何愚也

楊嗣昌自經

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言在荆聞變漸憤自縊于軍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斷棺戮尸然上竟不之罪當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扇自旌大書鹽梅土將迨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借索子鄉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六

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咸入京繼咸豈謂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歌恩之至是合辭叩闕繼咸亦出嗣昌手書明已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繼咸號臨侯江西袁州府宣縣縣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縊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啟睿兵部尙書代嗣昌督師剿賊

嗣昌不能制賊誠爲有非然一死亦已矣律以仇鸞母乃已甚宜上之不從也

張羅屠隨州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滄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以建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歷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起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沒海上淳多出方畧得安因除重慶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尙方劾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強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關二賊方熾隨爲兵衝淳將行語其子肇森肇樑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九

以爲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蒞隨與州人敵血關廟誓以必死乃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躡德安獲謀斬之賊知有備悉衆力攻三走使至郢告急巡道趙某抵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郢雷弗遣療不食不解甲五日再盟于關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入道隳北城以入淳遣擊樑埋印廨後墮下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屬于頰眼鼻橫斷隨馬

左手掣劍。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標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卽處妾趙氏王氏。臧獲寺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入指。罵益厲。賊及之。推土石碎顛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尸。斂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着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標尸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授自諱。欲沒其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贈太僕少卿。賜祠祭。墓廕一子入監。肇標附祭。隨嘉二祠。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三

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壽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寅迄巳。不越四載。兩被獻毒。豈天之阨運使然耶。

張獻忠陷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汝才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襲以入。泌城陷之。七月賊陷

英山于啟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芳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九月獻忠衆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遂不暇。卽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可追。事事與虛實一篇相應。真猾賊之難制者。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三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梟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嚮應。京畿道梗。省直餉糧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以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賚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防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補藩。劉澤清會兵勦曹黨。

賊五月設徐臨通渾四鎮護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盜始平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并
邱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
十二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
之是月土賊瓦礮子一斗穀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
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眾至二十萬入江北
窺鳳泗群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皆
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戶
擄交橫棄仗滿阡陌二十萬眾鳥獸散及十五年八
月徐鎮倂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于夏邑爲賊所給
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執蕭
縣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爲自成所殺小袁
營遂滅時中起于草野至有眾二十萬三載而亡

泰安土寇

泰安土寇十餘萬所至燔掠屠戮嬰稚無遺抄劫至
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徐州賊合

之圍豐縣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嘉興
城聲震如雷時曰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鳴六月
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無錫實錄云立春後積
陰二月靈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捐收及秋復苦旱
米價騰貴貧民不能舉火採草及草以食道饑相望
邑令酌議官糶焉然擁擠殊甚強而近者一日兩糶
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垂

時徽州米價尤貴其地出粳于田故昔旱十三年
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兩年五兩一石至
順治八年辛卯米缺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
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
女俱流境外

是年上而江北下而蘇杭飢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
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二錢油每斛八
分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陛
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
莫安維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
愧謝

思廟此舉禮非其人徒自貶損耳然三相之中惟

明季北畧

卷十八

賀文忠差可無愧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
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許也臣
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
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不卽懼于法揆之
皇上泣罪解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
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檻送門下
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歛

僇爲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偷。其
佯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東廠緝事爲害甚烈。仁願一言而少止。仁人之言
其利溥洵哉。

天壇

北京永定門內五里坐東向西。外圍十里圓環爲磚
城西對山川壇。其體方。籍田處也。內員毀琉璃碧瓦
如太廟式。中設天位。東設太祀位。位座。各丈餘。撥
綴可登。內小龕中置木主。遊人不易入也。司之者太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二

常寺之黃冠。四面窓牖。悉以青藍料。繇爲障。大如筋
明亮可愛。至寢殿有龍床。膳殿有食具。更衣殿有椅
座。薰沐殿有浴池。一切法物之輝煌禮數之莊嚴。祭
之前十日可縱觀也。內有銅非以銅鑄成圈。從鹿套
上水味清冽。飲之沁骨。其地去大自十餘里。當祭之
夕。三更時遙望壇內紅燈上升。竿杪則龍輦。舉行其
燈籠徑三丈高五丈。中坐兩黃冠司之。

天壇中設一黑漆木榻。高二尺許。南面爲天位。榻
上置棉花飛絮。以驗天神降臨。如絮稍低。謂爲神

至若祭不動如故則謂天神未至也。天位東亦設一櫬爲天子位。祭天年去其腹中五臟等物以檀降香實于內焚之。臭升于天。

寫幸地壇

崇禎壬午四月六日先帝行大社禮。方澤在北城外東北方乾位。先一月埽除滌拭。十日前位置各當几。盞簋邊豆。霜爵鼎彝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稅樓房于東華門之北爲壁上。觀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三

者束身登樓

酒米亦齋入。午未二刻坊官內官

本城西臺于大。探民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以紅

先三日街兩傍

府撥禁軍戎裝執刀戟躋肩對立

自大明門至地。堽三十餘里。約用將士二十萬中濶

四丈爲御道。鋪以黃沙。人不得行。一切街衢巷竇填

塞戰車。禁人出入。牆壁窓牖聖抹紅紙。紅泥人藏于

樓上者爲小飲。爲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併室

王人不停囑也。更初馬駕先過。馬駕者大祠之神位

樂器用民間之數。捺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

役者扛軍器隨後勦戚文武瑄寺金吾奔走趨踏燈
光。亮擁如浪。灣二更餘後。鹵簿大駕至矣。萬火爛
爍。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聖駕者。各養神蓄銳
注閱回鑿。就沈以待。街坊躑躅終宵不歇也。初六日
黎明。馬駕先回。旣灌以降。卽撤行旋廟。朱鉞黃旄錦
旗繡幟。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蹕蹕而來。被飾華錦。自
項至尾。明鏡懸垂。背負朱漆葫蘆。巍然雅步。故振蕩
其首飾。珊瑚佩鐙。錙合人。喝采過此。勢將極闌。飛騎報
入大內。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爲整飭。坊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官甲長之類。復灑黃沙。裨將騎逐叱戒所轄軍士。令
其侍立對偶。衣飾器械。再加裝飾。嚴齊。于是介冑而
馳。結隊而立。各有位次。各有執役。旌旗辟易。劍佩雍
和。黃金肘後。白玉腰橫。陪祭文武。急趨大明門內。恭
揖候駕。揚鞭恐後。意各爭先。從此龍旌鳳旆。金鉞銀
瓜。響節儀錙。奚啻數萬。行行隊簇。旛陳。聲從履
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紛沓入耳。其
官扇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爲龍翔。爲鳳舞。爲針繡
爲梭織。爲日月。雕鏤之體。爲山河。繪藻之形。爲神鬼

離奇之狀爲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或成至弓弩刀盾明光奪目。人有云。凡近聖駕之軍器。皆木爲之。以備壯觀者。鼓聲漸嚴。駕將至矣。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爲幌。有兩墨絹。曲柄小傘。前導爲朝廷所坐。大鼓旗纛在後。途中按步行疾而穩。下有一百六十輿。夫肩無高下者。又三里一易其夫者也。前又有數十內寺昇捧金龍大轎一座。爲升降輦前所用。前後兩旁官扇斜掩。羽旛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瑞寺擁簇如紅雲蔽天。兩街萬戶。忽爾齊開。各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五

征逐歸寓如春社酒閑矣

謝陞削籍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忍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其籍。

馬士英起用

四月。督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故得起用。

免稅停刑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笞歡呼稱慶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程諭各省直停刑三年十月賜貧民米布閏十一月下詔罪已

蔣德璟入相

六月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甦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天公矢慎今稱詡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未致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六

召廷臣千中左門賜饌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諸吏部尙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窟背君父不肯私交宵曠職業不被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加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干理日宣等成邊可壯等削籍初太學十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遂密奏枚卜大典皆一人所主持上怒故有

是謹

吳履中論二失

六月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揚詞昌爲二失。又曰。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弊。寇起于內。而藏歛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黃道周復官

壬午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士怒莫能。明季北畧卷十八
同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數曰。安侍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或或多溢詞。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官。卽傳旨復官。

東崖黃景昉云。上諭。黃其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任改。罪還職。旨下。中外感泣。是彼祿周公子。講筵平章。他疏。副及公。余與同里。蔣公同贊其說。願初冀得。成籍幸矣。竟復原官。出望。交本聖主。乾斷。履越百王。

之舉而天下亦以是差亮宜興馬公疏謝稱病兼為解葉二公所免以癸未春抵家

附記 初逆奄薰熾道周作詩曰豈有不平事但存未壞身。隻言天下合孤影鬼神親。世道餘青史春風足故人。無多談往蹟。愚與舊四鄰。觀此詩頗與公之行藏相合。

誅陳新甲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

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誅上曰他 疆卽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八

勿論參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召王鷹熊

十一月召大學士王鷹熊入朝。已而僅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先是周延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爲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劉宗周言六事

八月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十一月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二處司守。請立褒錫。友一切刑具。獄詞專聽法司。三崇

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議會乃付
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繫此于僂辱之中不忘禮遇
之意四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五懲官邪
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
之六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銀已
復爲長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
憲受贖之律爲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閏十一月下禮科給事姜垞于理時有匿名書二十
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垞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九
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
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塞天聽誰爲皇上言之
哉之怒立置獄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

閏十一月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劉宗周
對曰宗周使詐此最悞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
亦須計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
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
爲重悞專在此上色不悛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

宗周退時姜垓熊開元俱繫獄宗周又請釋之曰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聽

熊開元號魚山楚之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江有廉聲爲給事中疏止監視太監王應朝出關降行人司又劾周延儒專權悞國上震怒革職下

明季七畧

卷十八

十

獄廷杖八十遣戍還方今祝髮靈巖

定王做書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王出閣讀書訓講爲方以智做書爲劉明翰演儀之日方貌過莊王不啟齒做書則竟其紙而後已已踰數也後定三六九之期爲兩師進教之日書堂坐次方東劉西王位正中教則移坐王側方聲壯厲訓兩三句王止依聲一二王急向劉呼曰劉先生來訓內侍啟曰禮也不可更父皇爺所定乃止管祖書做可也顧劉來視則仍書完而出後

期方再移坐王謂書已讀過方以卽日應誦之書送
士王則掩卷而背之其舊現在內讀熟而後出昔曰
方先生可先出吾與劉先生做書方則坐屏外以待
王因問劉父翁劉云皇祖朝直臣王歎賞又曰先生
如此溫恭自有好兒孫做狀元劉叩謝手扶起曰你
父親做好官生你好先生兒孫自然好也至日晨几
上兩寶金獅書鎮每重三十兩又兩玉尺呼內寺納
劉袖中劉固辭而出方已候之不耐矣王入為啟更
兩日期三六九爲做書四七十爲訓講奉旨允之方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十一

之口不過習故套又免日居多劉之日期以辰刻准
必賜飯點至第五期不用做而自書選中楷式言八
字王自減其一皇父皇賞紙教習官優敘省中哄然
以爲中字逆格爲奪嫡之漸有竟欲霞簡者又一日
挈遊西園見上馬無繚卽以已鏗賜內寺云此校不
便內介另製方鏗給之省中又哄然以爲妄僭此詞
鞞內省體後有知爲定王所與乃已又一日留宴王
言日後出封同先生潛西山我皇祖六歲登基八歲
上陵爲香由寺寫青未了匾至今尙在昨日與書大

字。難寺人出鱗鳳龜龍四大字。劉讚嘗指王謙之謂不足。汚先生目。至起更徹。晏前燭送歸。又一日。王以八寶金煖手。置劉懷頃之。劉還。王座。王曰。先生攜歸。留與兒孫見我。兩人相與情意。劉曰。銘感之恩。入之肺腑。不在物件。王歎賞曰。劉先生是一錢不要的天下做官人。都像先生。那有流賊。

山東李青山

壬午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人。京青山木屑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山左騷動。兵部侍郎張國維單騎詣營撫之。青山出不意。大驚。叩頭乞降。國維察其非常。遣部選將士疾馳給事。范叔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讞擒青山。盡降其衆。國維蔭一子。指揮傳而沂州王朋猶擁衆劫掠國維。知監軍邱祖德能辦賊。密授方畧。擒之。東方遂平。

王佐聖遭議過害

王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弱冠登進士。崇禎立。選青溪廣文。辛巳。以張國維薦。擢令蜀。遵義卽楊應龍。破地四面皆夷。抵水西安。西蘭酋單僮二十里。惟地

名新站者。山勢險隘。前臨渭水。爲羣夷人犯所必經。遂創立新城。以扼夷吭。八月。酋首郭士奇、吳尙才擁衆入寇。邊將趙國政戰死。賊遂大肆焚掠。佐聖、尙奇兵隘口擒士奇、尙才等。賊宵遁。壬午四月。酋帥吳尙賢、龍正國率叛夷數萬攻城。佐聖晝夜拒敵。賊鐵騎四集團合。數重飛梯越城。巋然震地。佐聖以印付子恪。命服拜闕。危坐公堂。須臾賊至。佐聖裂眦罵賊。遂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誓死力戰。勒兵新站。遂賊歸路。盡殲尙賢、正國數萬賊于境內。吳撫黃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十三

希憲令春秋祠祭佐聖。

孫傳廷殺賀人龍

先是十一年戊寅冬。大兵入。改陝撫孫傳廷保定總督。傳廷以失聰辭。不許。尋逮之。至是壬午正月。起傳廷兵部侍郎。督陝兵勦寇。四月。傳廷檄召諸將于西安。縛賀人龍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人龍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初以諸生効用。屢殺賊有功。叛將劇賊多歸之。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暗與賊通。密勅傳廷斬之。賊聞酌酒相慶曰。

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

人龍雖有驕蹇之罪。然其功不可掩也。昔楚殺子玉。而晉文喜。劉宋殺道濟。而魏人慶。趙宋殺武穆。而金人賀。國有良將。敵之所畏也。卽有他過。亦當宥之。奈何輕殺之耶。曲端屢立大功。而張浚殺之。載之青史。至今以爲恨。傳廷之于人龍。將毋同。不二載。而潼關不守。拾芥之言。洵非誣也。

嗚呼。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爲難也。以人龍起諸生。屢破賊。可謂一時之傑。及會師擊獻。三檄不至。兵噪西歸。此豈人臣之道。西安之縛。雖朝廷之過。疑亦人龍自取之也。

李自成屠陳州

壬午正月。李自成陷西華。三月朔庚午。自成等攻陳州。副使關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二十二日辛卯。陷睢州。太皇二十。六日乙未。陷歸德府。復乘勝陷甯陵。考城。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開封卽古大梁咽喉九州閭域中夏水陸都會之地
大祖第五子初封吳王國錢塘尋改封于此爲周王
先是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戊午李自成合羣賊
圍開封穴城攻之七晝夜不息巡按高名衡率司道
官嬰城固守軍餉告匱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
餉守陣者復懸令募死士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
民皆踴躍其擊賊一賊數舍豫撫李仙風督諸將至
開封賊退開封圍解 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
仙風仙風自經蒼遂 同名衡巡撫河南十二月自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五

成復圍開封名衡與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游擊左
明國等力守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
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爲差
自成攻圍數日親帥諸將于承明門下耀武時永福
號稱神箭從城上射自成中左目幾死遂收兵不出
已而拔營屯朱仙鎮吳丁啟睿左良玉等戰及十五
年壬午四月二十四日癸亥自成復攻開封以兩
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自成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
之五月自成隔開毫六日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

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廷援開封七月停河南鄉談以開封久圍不解也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時羅汝才亦食盡謀他徙自成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汝才汝才乃留不去九月河決開封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府第已沒率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七日夜督師侯恂以舟師迎王二十三日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紮木爲障從王乘夜渡達隄口得免覆溺汴梁佳麗甲中州群盜心艷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矣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遺聞云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爲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衡等乘舟潰圍走上念防守勞若不深罪但罷名衡等官而已名衡字平仲號鷺磯山東兗州府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如臯知縣調興化考選爲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禎辛巳李自成破雒陽下汝鄭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并力疾

攻者七晝夜名衡百道御之賊乃退。上嘉其能命爲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名衡固守經
年及汴沒名衡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里癸未
北兵攻陷沂州名衡夫婦抗誓不屈死之。虞山錢謙
益弔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喬年段增輝暨名衡而
三皆謙益門人也。黃澍字仲霖浙江錢塘籍南直徽
州休甯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開封推官賊灌汴時澍
方坐署中忽報大水至視之已及案下矣大驚急登
高城將沒白周王曰須繫木筏乃可出王以是免甚
德之對遂得擢御史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七

張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宮保孟男之子也。萬曆
辛卯舉人。上春官不第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
詩及草書好施與結賓朋家遂中落時時往中牟蕩
舟于郭外之南陂客至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
醉頂高冠飄二帶帶土繡東坡半升僅灑澗明酒三
寸纔容子夏冠之句每日醉陂頭老杏下崇禎壬子
寇圍大梁民表勸當事密撤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
而陣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守南城

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餽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願求登者。衆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民表老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年七十有三次。子允阜及門人。文士皆從焉。長子允售。泅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集。憑浮木。依老僕婦棧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館欲暈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次免。願父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民表遺骸則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六

高名衡得而葬之。柳園云

中牟縣屬開封。

周王出金賞士卒。得其力以保城池。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賢于秦楚二王。擁資于百萬。拱手餽賊寔矣。然周王所以爲此者。無他見之明耳。謂城垣旣陷。身且不有。而况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患乎無金。豈若作城于守虛者之愚哉。自賊亂以來。殺人不復勝計。最烈者無如獻忠之屠武昌。自成之淹沐梁也。夫圖大事者。當以得

人爲本張李所爲如此不過黃巢赤眉之徒耳天心人心胥失之矣欲不速亡得乎吾聞自成矢鏃入睛牢不可拔每當陰雨則痛三日御一女則血不止其與獻忠眉心膿穢不絕俱天所以報其好殺也其不死也幾希矣

客有開封來者告予云城周四十里大如南京而周王則有外羅城內有紫金城兩座在府城東南隅十餘里王殿俱用琉璃瓦後有傘山儼如帝居清初廢爲瓦院殿磚悉拆脩築新城王府門舊有石獅高八尺詎今沒土中僅有獅耳數寸露出開封舊城俱被泥沙圍擁地下垣形卑甚也

大清朝卽于壙上加築新城頗覺高隆曩時人民輻輳自流寇決河以來遂荒蕪矣城內廬舍茅瓦各半鄉野瓦房僅十之三耳又云城陷開封幾無人客過汝甯府固始縣凡行六日不見一人途中草長數尺不虞盜賊止防狼獸行者各帶柵木棍一條時隔河有狼數百衆大懼然狼亦畏棍不敢渡河無錫優人王某曾在周王府中教戲親遇水難

逃歸述云水既浸入城百姓多死悉棲城堞上久
絕糧城上俱賣人肉凡三十夜周王禁止之有一
人腰下藏炊餅大如錢每餅私賣銀一錢二分凡
水面苔藻風浪飄至爭取食之有得生者有以布
食而生者若食紙則人必死時有一富家見水大
至急以大樑二座用厚紬紮縛將輕寶繫其下身
藏乾糧棲于樑上順流而下千有餘里乃得生李
自成將黃河一決凡沉沒八百里生民死者不可
計如此凶惡而欲成大事得乎

明季北畧

卷十八

辛

張氏商邱自焚

張氏直隸清苑人配進士梁以樟庚辰以樟令太康
辛巳調商邱賊犯開封商邱皇皇壬午三月李自成
合袁時中羅汝才等衆百萬攻商邱以樟與張氏訣
曰成且陷我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張氏亦泣命老僕
楊村積薪環其樓且告曰城陷則火時賊帳延袤數
十里晝夜環攻駭石上擊人皆披靡合圍五日攻益
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賊刃以樟仆地張氏聞
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驅媵婢登樓繫環于梁將

自縊呼楊村舉火村不忍張氏叱之曰事急矣使我
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伏地哭叩頭舉火張氏死三
十餘人從死一子變方九歲隨母登樓火熾哀號焰
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以後梁氏
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以樟子
亂屍中救之復醒而張氏則死矣商邗人相與感嘆
立刻婦祠春秋祀之梁氏其焚死三十六人

李自成屠南陽

九月孫傳廷率兵至南陽李自成與戰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五

傳廷設險以待賊入伏中高傑左勦等左右橫擊賊
潰東走追之賊遂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于取之無
復步伍賊覘知官軍囂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
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賊倍獲其所陷焉傳廷以
兵敗上書自效詔圖功自贖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
之

李自成圍汝甯

閏十一月李自成圍汝甯雲梯如牆而立城中矢石
俱下賊戴扉以墮矢石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

俱登執楊文岳及僉爭王世琮于城上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貫膝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出橫及世子諸妃嬪以行

良王左良玉屯襄陽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饑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三

李自成陷襄陽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由唐縣而西左良玉命造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姪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巨賈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賊初三日戊辰賊間道至白馬渡良王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王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恒避之初四日己巳襄陽陷

李自成入荊州

時斬黃之寇復與自成合諸渠帥皆戴自成及破襄陽自成分兵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荆州十二月初九日甲戌偏沅巡撫奉惠王走湘潭荆州土民開門迎賊賊入荆州又合兵鄖陽合馬守應守夷陵以犯澧常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三

地扼楚蜀咽喉賊來不過擄掠鄉鎮非敢睥睨荆州也乃賊未來時而城中風鶴日甚偏撫奉惠王晋城官民各鳥驚獸散臘月十六賊至城下不費一矢而自古力戰苦爭之荆州唾手而得之矣余輩至岳州見惠至然唐子民舍偏撫借寓于民房竟不敢窺荆州一步噫何畏寇之甚也

夷陵州屬荆州宜城縣屬襄陽荆門州屬承沔州潭縣屬長沙澧州屬岳州常德府也麻城縣屬黃州府

左兵擾武昌

馮生云舟至蘭溪見有自上流來者傳言武昌兵亂將近武昌聞左兵數萬從漢口搶船渡江漢口居

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余船昏夜趁風過武昌泊金沙洲。時臘月十八也。天明見紛紛逃難者如蟻。皆南走舟中。攜老穉婦女啼號徒竄者絡繹。皆是相傳左兵所過。奸姪剽掠雞犬不留。武昌城下居民一空。又明日已掠金沙洲矣。

左良玉避李自成

良玉與自成相距于朱仙鎮。麾玉近二十萬。鄖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爲固守。一夕良玉忽攜大衆遁去。城中遂不可守。自成尾之南下。荆襄一帶次第

明季北畧卷十八

十四

陷沒。而良玉亦無駐足之地矣。與監軍道王石雲相善。作書謀寄家眷于武昌。及家眷至。而良玉與衆兵俱至。搶渡竟不可過。而大江南北慘毒。不忍言。城中士民咸咎良玉。召寇乘夜殺其監紀石雲。亦不敢問。石雲諱楊基。南直安慶府潛山縣人。天啟五年己丑進士。

子思當時自成兵勢固強。然良玉以二十萬衆攻之。雖不足守。之則有餘。何爲乎。嘗道哉。吁。大帥如此。天下事概可知矣。

三永祚投江

鄭據至澄州微服走為左兵所獲賄以二十金始脫又被獲遂自投江流至二里得漁人救免潛在武昌城外

梁元昌家難

梁元昌浙江人選四川敘州府筠連縣知縣攜家赴任。蜡月舟過武昌上荊州為賊所獲家屬二十餘口死者十七人女與婿皆與焉元昌僅與一幼子赴水逃脫踉蹌淒切之狀不忍言說

明季北畧卷十八

畫

張獻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賊陷潛山二月陷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張獻忠陷舒城此皆壬午年事舒城無令叅將孔廷訓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其守後廷訓降于賊勾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民補塞之賊射書脇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下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六乙巳陷六安六安州亦屬廬守府

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賊執去賊以又脅光祖光祖

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
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投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
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割腹空胎受禍最慘次
子定策孫日曠身被數鎗罵賊死而援勦守備王希
韓轉戰深入被獲身殺

韓光祖死難事野乘接書胡守恒子故續此則本
州疑卽廬州

胡守恒廬州府人宋胡瑗二十一世孫也崇禎戊
辰進士是榜同姓三人胡守恒胡士昌及無錫胡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五

之竑也雖爲各府俱稱安定先生後遂通譜焉守
恒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選擢編修死節一事實
不負上知云

當時賊窟在英霍二邑二邑屬廬州廬爲賊出沒
要道窺伺久矣然城堅不能遽拔于是日在舒巢
諸下邑大肆焚殺巢邑之破慘矣更有最慘而不
忍言者莫如舒城舒城廬之屬邑也賊踞城中凡
八閱月人民廬舍蕩然如洗止留一片白地而已
慘哉康熙六年夏有業客述此自言昔在舒巢等

應親見者

張獻忠襲廬州

壬午五月初六日甲戌獻忠襲破廬州。適督學使者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人負書卷。衣青衿雜應試者以進。甲戌夜獻忠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焚之。遂陷。各官俱走。惟知府鄭履祥死之。六月十五日癸丑。逮安廬巡撫鄭三陽。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二陽河南鄆陵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廬謙號芳菱。廬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者。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七

選爲御史。甲寅巡按真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順天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謙已在籍。獨服其命。服整冠束帶。危坐宅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畧不爲動。張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于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尙敢凌侮長官耶。罵不止。遂遇害。詔贈光祿寺卿。廕子予祭葬如例。

先是崇禎八年。混天王等攻廬。七日。知府吳大朴固守不下。賊乃去。至是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

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偽爲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扶掖而入。後以精兵易衫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狀。時廬州匝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疎。忽報學使人境。急啟門出迎。肩輿已近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砲甫畢。裏甲忽見。俱執短刀而起。時事在倉猝。咸惶遽失措。各鳥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肆燬殺。向之號爲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三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止因用貪鄙無能之輩耳。當獻忠四月陷六安。六安爲廬之屬州。勢孔亟矣。學優猶若承平。按臨致賊。得以乘其隙。迂腐至此。不亡何待。昔人大敵在前。尙戎服講老子。卒至國亡。身死爲千古笑。這都是一班不知生死的人。

賀一龍陷無爲州

五月初八日。丙子。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穎州參將李樹偵知之。伏兵小南二十里。左至樹以騎兵迎。我伏兵起。繕其後。僞敗之。斬首千餘。

革則賀一龍已載于前。是賀一龍乃革賊也。而此
上云革賊下云左至是左卽革賊也。他卷又載革
左。革疑革祖暇。左爲左金玉。又似兩人。是一是二。
未知孰是。姑書以俟攷。

革祖暇入英霍

六月。革祖暇諸賊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
秋爽復出。歲以爲常。安廬州縣官吏咸攜印篆。鱣舟
理事。城中荆榛滿路。無復人烟。

張獻忠僭號攻元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五

六月。張獻忠襲陷廬江。七月六日。甲戌。毀廬州城。八
月初四日。辛丑。獻忠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十五
日。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盡斷州民一臂。男左女右。獻
忠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攻元。刻僞寶。選自宮男子
爲總兵以下官。

黃得功逐賊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逐賊于潛山。山中夜半譟而升。
賊驚起失措。踰嵯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
驛馬數萬。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

張獻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張獻忠陷無爲州復陷黃梅
二十七日壬辰陷太湖

無爲州屬廬州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府黃梅
縣屬湖廣黃州府

洪承疇降大清

遼地自東海濱西至薊鎮沿邊凡千四百里明初廢
郡縣置衛以備敵萬曆四十三年冬西南有星狀如
關刀久之變爲彗其形如帚光芒顯爍見百餘日而
明季北畧卷十八

三

遼陽陷四十六年戊午彗復見而瀋陽又失蓋彗乃
除舊布新之象也崇禎十一年正月月中旬遼陽見日
圍于弓內有矢射之或云此名日三擲至天下兵起
是歲遼陽旱蝗秋禾斃盡大清兵陷山東濟南擄
德王殺遼東金總戎十二年遼陽復旱蝗秋稻糜爛
十三遼陽大飢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銀壹兩
七錢然斗斛三倍吾鄉約六兩一石十四年辛巳夏
麥大熟百姓相蘇而洪承疇提兵東征矣先是十三
年庚辰大清據遼陽內臣高起潛等不能禦繫獄

遂擢承疇。經畧遼東。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總督三秦。屢破流寇有功。至是聞總戎祖大壽被圍錦州。遂于十四年二月提兵八月往援。與大清相拒四閱月。至十一月退還分守各衛。及明年壬午二月會兵。共計二十萬。復東時。大清師二子四萬。聞承疇將至。分兵圍錦州。以大衆禦之。承疇率師趨甯遠。東三十五里爲高橋堡。又三十五里至塔山。更五十里及杏山。復五十里抵松山。過此五十里則爲裏紅山。去錦州三十里。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三

錦州東俱屬

大清地。襄山上有石城一座。

大清

兵固守山下平原。承疇將駐營。

大清兵憑高發砲。

淇師四面受敵。難以立營。乃退下。旣而選卒十三萬。遣總兵官吳三桂、唐通等十三人將退。復進三戰三捷。大清帥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四王親率精騎萬二千馳至。先祭天地。次祭海。已而登山視兵。見洪巖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憚之也。營北八十里有北山。延亘數十里。四王登其嶺。橫窺淇陣。久之見大衆集。前後隊頗弱。猛省曰。此

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遂星夜令軍士將北山頂中劈爲二狀如刀脊。遇石輒命鑿去。凡深入尺上廣一丈二尺而下隘甚。僅可容趾。馬不可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着足處。不得躍起。濠長三十里。以兵守之時。已爲所據。詎殺殆盡。其西亦濬一濠。卽以土築堡。凡五十里。直接杏山。亦以兵堅守。絕中國之援。惟南濱于海。不必濠守而東則大清地也。濠守旣成。糧援路絕。有刈薪汲水者。輒爲邏卒所殺。大軍俱不敢出濠。初築時。承疇不之覺。已而知爲所困。然已不能爭矣。遂上書求援。凡十有八疏。高起潛恐承疇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然大清之據險斷援。以困洪師。固可謂人謀盡善矣。而天意尤有異者。南海瀾頭頓起四十餘里。兵不得安營。承疇知事急。移師西旋。大清兵尾其後。師近濠。吳三桂等督眾填壕而過。守者射之。矢如雨下。衆不能支。遂大潰。俱南走海濱。爲大清軍所逼。十三萬衆盡溺死。三桂與唐及屠下材官五百人。乘間突圍而出。其餘總兵官如曹變蛟。馬如龍等十有一人。俱殲于陣。變蛟昔鎮西吳有

禦賊功衆咸惜之。大清兵既覆洪師。遂破洪山。獲

承疇。承疇不屈。大清主壯而釋之。此崇禎十五年

九月二十事。大清復急攻錦州。祖大壽聞承疇敗。

大懼。欲降。城中有降夷之衆。不從。欲殺大壽。一門降

夷者。山北近遼陽人。中國之外爲降夷。降夷之外卽

大清地也。夾處兩國之間。故遼東呼之爲夾道之

人。近爲大清朝所逼。歸附中國。稱降夷。俱控弦習

戰之士。居大壽麾下。食大糧。頗得其力。至是大壽知

不利于己。密遺書大清師。誘之出城。收其衣甲。犒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以酒食。盡殺之大壽。乃降。順治初。尙在北京。年八十

四矣。錦州既失。是冬。大清兵入山東。陷兗州府。殺

魯王。十六年癸未春。澄陽中左前後衛俱歿于大

清。全遼盡陷。高起潛上疏。移吳三桂鎮。由海關承疇

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

祠于京察之廕。其一子荃。今遼人。呼是役爲洪承

疇。跨海東征。云康熙四年五月。子在鎮江。遇遼人唐

奉山。自言昔在承疇軍中。親見其事如此。

祖大壽字復字。潞州籍。甯遠衛指揮。掛征遼前鋒將。

軍印總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子祖永烈爲將軍鎮蘇州其軍甚悉蘇人大破其毒永烈兄弟俱爲將

吳三桂遼東前屯指揮欽差鎮守甯遠中左中右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再通字達軒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欽差鎮守薊鎮西協等處地方專管石古曹牆四路左軍都督府右

都督

刑載十一年十月高起潛敗十二月改洪承疇

遼總督而此云十三年事蓋總督在十一年而接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十一

錦或十三年也

大清兵入塞

十三年庚辰三月大清兵至義州十四年三月二

十一日丙申大清兵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

之于錦州十五年十一月大清兵大舉入塞二十

四日庚寅入薊州閏十一月壬寅攻河間明日分兵

向臨清入霸州僉事趙輝死之初九乙巳入文安初

十丙午自青縣趨長蘆十二日戊申入臨清十六日

壬子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入河間叅議趙珽知

府顏允紹知縣陳三接死之二十二日戊午攻東昌
劉澤清禦之遂囚二十五日辛酉自臨清分五攻各
郡縣十二月初九甲戌入洙陽初十乙亥入沂州豐
縣殺知縣劉光先戊寅破蒙陰沼水鄒縣十二月二
日丁卯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知縣文
昌時闔署自焚死十六年二月入登萊駐軍三月入
順德殺知府言孔嘉

姜瀉里死難

姜瀉里字爾岷別號漢洲山東萊陽人給諫琛行人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三

孩父也關中文太青先生翔鳳令萊陽獨奇其文首
置之久之不售天啟末逆璫建祠趨者蟻附瀉里殆
言侃侃以此得名有司或且跡之急禱來入山變姓
名爲人耕備辛未子琛成進士令真州庚辰子孩亦
舉南宮瀉里嘗與舊識云滄海橫流竊懼我輩欲長
守邱隴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薄萊城下瀉里發
冢中北帥首北兵爲退舍亡何北兵夜襲城瀉里率
親丁巷戰乃中于臂被執索金帛自贖淳里曰吾兒
爲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得俯仰乞命茲

遇害時年六十有一。季子坡從城東趨至抱父尸。大
罵被執去。夜舉火爇北帳。北師覺。鬪殺之。諸姊妹俱
死。赴至給諫塚。方以言事下獄。咳噴血。上書臺省。交
疏請釋。塚歸治喪。上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冢臣議
優典。而史官黃道周誌其墓。

有刀鋸之心者。不墮魄于雷霆。具松柏之志者。不
渝音于風雨。姜公父子之謂也。

宋攻殉節

陶張瑤

宋攻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吳

廉能稱。攻登天啟乙丑進士。初令柘城。尋調杞縣。以
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瑤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
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
主試湖廣。得士萬。曰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且等。尋
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已由大理寺。進至少司空。
壬午。枚卜。會推攻與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房可壯。張
王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爲蜚語所中。上疑北私植
黨。下攻與房。張子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
攻與同宗吏部。應亨。輩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

總致與應豆柏對拷榜體無完膚攻始終不屈遂見殺。

張謠山東人進士開封府推官。會登兵變城破被執。瑤揮石相擊。進迎害其妻及子四人俱投井死。

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人進士。嵩將劉宗敏傳脾至。廷煥髮指擊碎之。與衿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桅杆殺之。又有壽光知縣李耿順。天進士。亦以城陷殺死。

宋公早賈任清要。列卿秩。名位顯赫。然竟用蒙難。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三

死予角去齒造物者固多缺陷乎。然而捐生殉節。

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造船航海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入河間。真定。閏一日。

報陷名城二十六處。兵科都給耳價魯應選。時景銓

鉅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請造船三千。發兵六萬。于登

萊東羅廬海渡。遠在敵知之。必速歸救。不攻而自去。

矣。首然稟擬。特嘉計畫之妙。該部看議。速奏工部。覆

曰。造船固係短備。門責任。但會典舊例。因兵事。與工

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認造一千五百上允之。著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擔半卸于兵部矣。然起工估計。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船價值計銀二千兩。共應支銷錢糧六百萬。工部于估計。疏曰。臣部現今庫藏如洗。分任船費。亦須三百萬。計無所措。事又在必行。日夕籌措。有河南開封等府積欠。臣部料價銀七百幾十萬。合無將此一項。聽臣措那。即日馬上差人再限刻起解。以爲造船之費。可也。時開封河堤爲流賊所決。城郭現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容兵

明季北畧

卷十八

五

部促三百萬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則曰。用兵所需。臣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萬。非撙指可就。況當此庫藏如洗。外解阻絕。巧婦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鳳陽等府欠臣部造馬價銀八十餘萬。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造船支資。此現在錢糧無煩設慮者也。上又允之。工部初意實欲向兵部措銀幾萬。爲起工搭廠規模。不謂兵部止移空文一紙。竟同本部之游戲浮詞。乃乞憐于戶部。大司農曰。現今山東路梗。刻刻有虞。祭之虞。自救不暇也。轉叩同鄉。又以勤王四集四

藏與廩肆皆空。乃告窘于東西江米巷。緇布二商令執票于留都蘇杭官庫兌銀。應者及百而止。人有千餘數。不上半萬也。亦以零星而止。時已爲閏十一月。中也。兵則入出東連破。充青二府州縣小城。在所不計造船之價銀兩。奉旨其事則究歸工部。工部恐爲建議者叅其泄泄。從事乃爲脫殼之謀。以神其變化。上一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經擘畫。奈今九門晝閉。二商裹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匠作舵手。亦無從覓。僱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爲今之計。臣部適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廠。合無令之帶在廠中。則物料現備。匠人聚擁。商賈湊集。可以計日成功。省臣建議不致徒托空言也。上又允之。時爲十二月初也。此事已實責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蟬。甯不畏軍法從事。誰知正色之計更妙。談之侃侃。聽之鑿鑿。其疏言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恨。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開運糧腹裏之船。非乘風波。渡航海之船也。航海與腹裏板木不同。釘鐵不同。式樣不同。航艖不同。索攬器用不同。人夫師手操

駕作用不同。今欲爲此，必須資材于閩廣。營造于海，
涇崙責彼處兩撫計日完工。卽從海土駕往而北，以
此大事因材，因地制宜勢之必然。臣非敢爲曠外視也。
流上准移勅兩廣督臺與福建開府矣。舊例省臣上
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約十日內至都屬。
奏章則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
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已爲二月中矣。至是年
九月初見閩粵兩撫奏稿，極贊科臣之策之妙。後言
臣等拮据料理，極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宇
明季北畧卷十八

早

澄清造船之說不必議可也。奉聖旨是

誌異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仗有
光火一寸許。

徐亮工字虞欽江陰人。崇禎庚辰欽賜進士。授陝西
延安府吳堡知縣。時秦寇日熾，其地有怪鳥，鳥身人
面，蓬自老飛至縣。鳥或棲不久，流賊必至，而城被
屠矣。鳥狀如梟。

無錫實錄云：夏秋之交疫癘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

荒相繼殞殮爲艱枯骸暴露幾徧郊野

附記

錫邑諸生逐縣令

明季無錫諸生每歲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叩散米待士可謂厚矣時知縣龐昌允字爾祚號再玉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米不時發諸生杜景耀等約同學掇昌允出西門故事縣令出西門卽不得復入時諸生以紙大書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允不許復入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吳

用硃筆傍壁粘于蘆蓆爲牌擊之將吏役皆散扶昌允出卽閉門昌允訴于撫臣撫臣調爲嘉定令久之止逮五六人革其衿竟不眞重典亦異也此雖龐令之過而諸生之橫亦太甚矣時以流寇躡江北而江南頻年涸旣故當事姑息如此不四年役隸威加衿士非復昔日優文之象矣迨順治十七年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事奏銷三異紳衿多黜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



四